

## 第一章

舒雨芒坐在沙發上，透過落地玻璃窗看著樓下庭院一條鬥牛犬一直在追逐著自己的尾巴，覺得有點好笑，但想到自己為什麼會待在這裡，兩道濃眉便又蹙起。

陽光灑落，觀葉植物在木質地板上留下斑駁陰影，加上柔軟的沙發，營造出寧靜祥和的氣氛，然而彌漫在室內的咖啡香怎麼也掩蓋不住消毒水的味道。

好像所有的醫院都是這個樣子，或許因為醫院跟疾病、死亡掛勾，聞到消毒水的氣味就有不舒服的感覺，讓舒雨芒感到一陣心煩意亂。

他會來到醫院，是因為他的頸部受了傷，如果不是傷勢的影響，這一次地區大賽的冠軍應該是他的囊中物。

想到對手的那一擊打，舒雨芒只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恥辱感，如果不是因為頸部的扭傷，那次擊打一定可以避開的，那在分數上明顯會高過對方……

不過輸了的比賽就是輸了，他只能將目光放到下一場比賽，用實力來雪恥，而為了在全國大賽上獲勝，他必須把握每一天練習，沒有時間可以浪費。

「喀嚓。」

有人轉動門把，舒雨芒本來想轉頭去看，無奈頸部扭傷了，只好整個人側過身去看是誰開門。

開門進來的是一個年輕男子，他穿著一件灰色連帽T恤，搭了一件洗得很舊的牛仔褲，腳上也是舊款的運動鞋，他匆匆忙忙地跑進來，喘息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跑了幾公里。

對方停在門口喘了幾口氣，總算發現了舒雨芒，他立刻站直了身體，恢復了淡然表情，對舒雨芒微微點頭，就逕自走向以玻璃隔間的辦公室。

看著對方的背影，舒雨芒眨眨眼睛，想著這個人應該是來實習的，穿的雖然有點老土，但是卻很整潔，看起來清清爽爽的，就像某個大學的學生。

舒雨芒忽然想了想自己這個年齡的時候正在幹些什麼，可是想了半天，不是在道場裡練習，就是忙著去參加學校的、地區的劍道比賽，好像除了劍道，沒有在做別的事情了。

他的嘴角微微翹了一下，並不覺得自己虛度了青春。

在別人忙著談戀愛、玩樂時，他就是日復一日地奔波在道場與家裡，這樣的生活對外人來說有些無趣，但事實上無論是練習還是比賽，都充滿了樂趣，每一次跟對手較量、與同伴們在場上奮戰，都是無可替代的記憶，如果一生都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，和他的教練一樣，不離開劍道，那可能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大的幸福……

想到這裡，他看了一眼以玻璃隔開的辦公室，微微蹙了蹙眉，因為玻璃有隔音的效果，他不知道醫生說了什麼，只看見教練的神色有些難看，惱怒的對醫生吼叫，那種神色是他以前從未見過的。

舒雨芒看到這畫面，放在膝蓋上的手不由得緊了緊，忽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，而脖子上的傷似乎又微微地刺痛了一下。

這時候，剛剛進去、原本一直站在辦公桌旁邊的年輕男子，忽然走上前去，對教練勸了什麼，接著辦公室裡劍拔弩張般的氣氛緩和下來。

他看見教練嚴肅的表情這會兒終於有了一絲鬆動，微不可察地點了點頭，之後他們三人又繼續談話。

剛來醫院的時候，舒雨芒還沒有把這次受傷放在心上，凡是體育競技，受傷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，本身隊裡也有隊醫，對處理運動傷害有豐富的經驗，但是這次傷在頸部，又已經影響到了比賽結果，不管舒雨芒多麼的不樂意，教練還是堅持帶他到醫院檢查，就怕頸椎出了什麼狀況，有個萬一。

在舒雨芒心中，醫生總是會把事情說的很嚴重，輕則癱瘓、重則喪命，如果真信了他們的話，那連竹刀都不用碰了。而且，來了醫院，光是前幾天拍片子，進行各種評估，就已經浪費他不少時間，更別提今天來看報告的事……

舒雨芒正在心裡調整他的訓練計畫，教練薛賀等三人已經從辦公室裡走出來了。

「雨芒。」薛賀對他招了招手，示意他過去。

舒雨芒走到眾人跟前，薛賀為他介紹這次的主治醫生，「這是邵醫生，國內有名的復健科醫生，對運動傷害的診斷治療有獨特見解……嗯，我這次帶你來見他，就是希望邵醫生能對你的傷勢給出正確的意見，能讓你以最好的狀態進入全國大賽。」

「邵醫生，你好。」舒雨芒主動伸出手，有禮地與邵醫生握了握手，對方也露出禮貌的微笑。

薛賀又介紹那名年輕男子，「這是魏子優醫生，不要看魏醫生年紀輕輕，他也是國內數一數二的物理治療師，還有中醫師執照，在醫學界也很有名望。」

聞言，舒雨芒幾乎要跌破眼鏡，這個年輕人怎麼看都只有二十一、二歲，就算給他一件醫生的白袍，他穿起來也沒有醫生的氣勢，一副學生樣，這樣的人，教練居然說他是「國內數一數二」的，甚至是「醫學界很有名望」的物理治療師？這聽起來怎麼讓人覺得有點像是騙子呢！

他有些僵硬的把手朝魏子優伸過去，對方只是輕輕點了點頭，並沒有伸出手來回握，這樣失禮的態度讓他微微皺了皺眉，但是並沒有生氣，只是默默將手收了回去。

介紹過後，邵醫生直接切入正題，「舒先生，薛教練告知我們你之前的一些病史，結合早上拍的片子與報告，我和魏醫生一致認為你需要靜養三個月。」

舒雨芒的眉頭皺起來，邵醫生繼續說道：「考慮到你職業的特殊性，我們所要求的靜養，除了不吸煙不喝酒以外，還必須要求你不參加任何訓練，不然會造成傷勢惡化，有可能對身體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……」

「絕對不可以！」舒雨芒還沒有等醫生的話說完，就斬釘截鐵地拒絕。

教練居然同意這種事？對於運動員來說，沒有訓練就等於自我放棄，更何況兩個月以後就是比賽，如果按照這種說法，那他今年的全國大賽只能放棄參加了。

他怎麼能因為「有可能」造成的傷害而放棄這麼重要的比賽？

「你先聽醫生把話說完。」薛賀沉聲道，「醫生的意見才是最專業的。」

舒雨芒怔了怔，垂下眼，並不說話。

薛賀低歎一聲，「這件事情其實也怪我，之前一直沒有重視你的傷勢，才會拖到這個時候……雨芒，我知道這次的全國比賽對我們來說非常的重要，無論是個人賽還是團

體賽，你在其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想在這次比賽中獲得好的成績，你必須參加，可是……」薛賀為難的看向了邵醫生。

「舒先生，你受傷的情況很麻煩，頸椎受傷的事情我剛才也和薛教練說過了，檢查出來的結果也很令人擔心，」邵醫生逕自對舒雨芒說：「我也是站在為患者好的角度，我知道接下來的比賽有多重要，但是錯過一次比賽，總比錯過一輩子的比賽要好的多，所以我希望舒先生能夠靜養休息，等到傷勢完全康復，再參加接下去的訓練和比賽。」

「可是我們為這場比賽已經準備了好幾年了！」舒雨芒也顧不上教養的問題，氣勢洶洶的反駁邵醫生。

邵醫生的聲音很冷靜，也很無情，「舒先生，對此我很抱歉，但是你的傷勢並不是單純的扭傷，繼續這樣下去不管的話，可能導致癱瘓，你能明白事情的嚴重性嗎？在我的專業角度來看，靜養是最好的方法。」

薛賀憂心的看著舒雨芒，身為教練，他面對勝負和選手健康的抉擇，更是矛盾，剛剛才會跟提出要靜養三個月的邵醫生起了爭執，直到之後魏子優提供其他方式，他才願意讓步。可是他也知道舒雨芒多看重這次的比賽，依照舒雨芒的固執與強勢，他恐怕不會聽話。

舒雨芒不認為自己的傷勢有這麼嚴重，卻被迫在緊要關頭放棄，強烈的不甘心讓他緊緊攥著拳頭，有種怒氣無從發洩的感覺。

邵醫生明顯感覺到了舒雨芒的怒氣，他輕輕地咳嗽了一下，繼續勸說：「舒先生，我並不是你的敵人，我也希望你能取得好成績，在全國大賽中……所以我請來了我的後輩，魏醫生。在檢查結果出來後，到你們來看報告這段期間，我與魏醫生已經討論了好幾種治療方案。這種程度的傷勢要在兩個月內康復，時間非常的趕，但也不是沒有機會……」他頓了頓，接著說下去，「接下來的時間會由魏醫生來替你進行物理治療過程，如果你配合得好的話，兩個月以後的比賽還是有機會趕上的。」

舒雨芒很清楚邵醫生說這些話的目的是想讓他好好靜養，但是這種哄騙似的說法讓人十分討厭。

他皺起眉頭，看在教練的面子上，隱忍著不發怒，心裡卻不以為然。

他們的隊醫之前也檢查過他的傷勢，也給他拍過X光，雖然也建議他暫時不要進行訓練，但是也沒有這樣嚴格的要求，只有要求他暫停訓練兩週。

「在物理治療上，魏醫生有完全的發言權。」邵醫生語重心長的說，「請舒先生一定要積極配合治療，如果魏醫生能認同舒先生參加比賽，就完全沒有問題了。」

居然還要得到這個物理治療師的許可才能參加比賽？

舒雨芒皺了皺眉頭，看向薛賀，薛賀連忙給他使眼色，舒雨芒只好點頭，咬牙答應，「好，我一定積極配合物理治療……那麼治療時間是什麼時候？」希望治療時間不要和訓練時間重疊，也希望治療地點不要太遠，不然多浪費時間！

「我之前已經和學長，還有你的教練做了詳細的討論和安排，等一會兒我就會住到你家去，方便進行治療。」一直沉默著的魏子優忽然開口說話，他的聲音很好聽，讓人想起水晶，清亮又帶著一種疏離。

「住到我家去？」舒雨芒脾氣雖然不好，卻也不會隨便發怒，這和他常年練習劍道是分不開的，劍道很注重心性與品德的培養，但是這會兒他就像一隻被踩到尾巴的貓般叫了起來，「這是什麼意思！」是要監視他嗎？

魏子優看著他，語調還是那樣冷淡沒起伏，「不要這麼激動，人在情緒激動的時候，血壓會升高，造成不適，而且生氣的時候，菱狀肌會自然提起，導致肌肉緊繃，容易引起急性疼痛，對你傷勢的恢復非常不利。」

「你！」

舒雨芒因為對方教育不懂事孩子的語氣，氣得恨不得甩門離開，但是薛賀低聲制止了他—

「雨芒。」

想到教練也在這裡，再想想自己作為一個劍道選手的修養，舒雨芒這才將自己憤怒的表情緩和一下，他應該—應該冷靜！

「住在我家是絕對不可以的。」舒雨芒深吸口氣壓下怒意，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場，不得不說，常年的劍道訓練讓此刻的他充滿了氣勢，即使已經收斂了，仍讓人感到畏懼，不敢違逆。

然而魏子優沒有被他嚇到，態度更堅持，「這個問題上，我覺得舒先生沒有拒絕的必要。」

舒雨芒轉頭看了一眼薛賀，希望薛賀提出異議，可他的期待落了空。

「雨芒，這是為了你好，魏醫生也是排除萬難才願意這樣幫忙的。」薛賀苦口婆心的勸說。

通常教練都是站在他這一邊支持他的，現在卻……

「我該走了。」舒雨芒失望地看了教練一眼，他忽然不想跟這些人爭執了，自己的身體自己最瞭解，他的傷勢真的沒那麼嚴重，可教練卻要他放棄……

他心頭有些沉重，轉過身，開門走了出去，直到他關上門的時候，房間裡都沒有響起任何的聲音。

舒雨芒懊惱地開車回家，他一向不是那種不管場合翻臉的人，可剛才這麼多人，而且教練也在，他卻什麼都不管的甩頭離開……

他會這樣，或許是剛才有種快被壓垮的感覺。

他煩躁地打方向盤，抬頭看到後視鏡裡的自己，眼神充滿焦慮，暴露了他內心的不安。

他把車子靠邊停，沮喪地坐在駕駛座上，想到魏子優直白而毫無感情的話語，以及不苟同的眼神，讓他覺得更加煩躁。

在今天來醫院之前，他沒有想到醫生會給出這樣的診斷結果，他的頸部扭傷在他自己看來並不嚴重，只有用力轉動的時候才會感覺到疼痛，雖然疼痛持續了很久，從受傷後一直沒有好轉……

劍道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優雅與無害，事實上每一種競技運動都有其危險性，而大部分離開劍道的人，都是因為受傷。

除了這次，他之前也受過一次傷，位置在頸部附近，接近肩膀，每次抬手臂都能感受到針扎般的刺痛。

那次，他選擇忽略，等到他想起來的時候，傷早就已經好了，這一次……也會一樣的。

舒雨芒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沒有什麼好緊張不安的，受傷在劍道來說，是劍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，根本沒有什麼好緊張的，他的劍道之路，不可能到此為止。

他重新啟動車子，將魏子優那副冷冰冰的樣子從腦海裡趕出去。

那個魏醫生，就是他討厭的那種醫生典型，冷漠無情，只管說自己想說的，一點也不會考慮別人的立場，彷彿別人都要聽他的，格外令人討厭。

還想要住到他家裡去監視他，簡直令人無法容忍！

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？真令人無法理解。

準時七點起床，舒雨芒在剛開始練劍道的時候，就養成了這樣的習慣。

他用毛巾洗臉的時候，不免又想到昨天的事，他忍不住有些苦惱地捂住臉。看起來他還需要磨練啊！

他一點也不想那樣，可是看到那個叫魏子優的醫生的表情，聽到他們每一句話的潛臺詞彷彿都在說他真的傷得很重，無法比賽時，他就想要遠離。

不過不管怎麼樣，無論是修行不夠還是單純討厭那個人，他昨天做的太過分了，今天遇到教練一定要好好道歉才行。

舒雨芒想著，放下毛巾，對著洗臉臺前的鏡子深呼吸了好幾次，一邊小聲默念，「冷靜冷靜，去好好道歉……」

他的自我催眠還沒有完成，門鈴就被按響了，他怔了怔，這時間誰會來按鈴？

舒雨芒第一個想到的是薛賀，曾經有一段時間，他和教練每天這個時間都會相約去慢跑一小時，然後才會開始練習。

猜想可能是薛賀，他於是把毛巾披在脖子上，就走向玄關要去開門。

慢跑對於舒雨芒來說，是一件自由又放鬆的事情，他本來也打算去慢跑一下，調整心情，所以起床後就換好了衣服。

從浴室到玄關的這段路上，他已經想好該對薛賀說點什麼，以緩解他們之間將會產生的尷尬氣氛。

教練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，應該不會跟他計較的吧？

而且，他還想再跟教練提一下治療的問題，他的傷不可能有那麼嚴重的，他不需要靜養三個月，也不用找一個人貼身治療他，不需要的……他們隊的隊醫有近二十年的經驗，肯定比那兩個年輕醫生可靠，尤其是那個魏子優。

那兩個醫生搞不好是小題大作，聯合起來唬他們，要騙他們多花醫療費！

他想到這裡，很快打開了門。

清晨的風還有點兒寒意，魏子優就站在門簷下，安靜地看著他。

魏子優穿了一件米色的長外套，裡面是一件淺咖啡色的襯衫，領口的扣子沒有扣，露出纖細的頸部。

他好瘦，這是舒雨芒的第一個想法，他自己是醫生啊，難道不知道應該好好照顧身體嗎？

可是舒雨芒隨即又意識到眼前的人有多麼討厭，立刻收回那一點同情，在對方還沒有說話前，擺出敵對的姿態質問他，「你怎麼進來的？」

他一個人住一棟小洋房，屋外有座小花園，小花園外是鐵欄杆和大門，他很想知道這麼一個瘦弱的傢伙，是怎麼繞過那些保全系統而不發出一點聲音的，哼哼！擅闖民宅，這裡理由應該足夠把他扔出去了。

魏子優回頭看了一下早已經關得嚴絲合縫的黑色鐵門，冷冷淡淡地說：「喔，你這裡裝的是四、五年前的老系統了吧，我用初始密碼試了一下，然後就打開了。」

還真的是擅闖民宅！

舒雨芒眼睛一瞇，正要發難，魏子優卻從公事包裡拿出一張紙，交到舒雨芒的手上。

「這是你的教練和我們醫院簽署的醫療合約，合約內容載明，我作為你的主治醫生，應該住到你家裡。」

「你以為有這種東西就能壓制我嗎？」舒雨芒瞇了眼文件，不留情面地說，「他又不是我的監護人，就算是，我也已經成年了，他跟你簽的合約有什麼用？」

魏子優眨眨眼，面對氣勢洶洶的舒雨芒，又從公事包裡拿出一份文件，塞到他的手上。

「這是你加入劍道館時，與薛教練簽署的同意書，同意書中有註明在你的家屬不在的情況下，而教練又是認為必要的時候，有權力幫你代簽醫療合約，而你必須履行。」魏子優冷冷地說。

就是這種有恃無恐的語氣最討厭！

舒雨芒掃了眼第二份文件，冷笑一聲，將手上的兩張紙當著魏子優的面，將它們慢條斯理地撕掉了，作為無聲的反駁。

他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，試圖從那張年輕的臉上看到任何生氣的表情，不過他看了一會兒，發現對方始終冷著一張臉，既沒有著急或者生氣，也沒有轉身走掉，依然站得筆直。

舒雨芒眉心一蹙，自己這麼做，他不可能不生氣吧？難道是太生氣了反而沒反應？再者，說實在的，怎麼說這也有教練的意思在，自己這麼做會不會有點超過？

就在舒雨芒胡思亂想時，魏子優開口了一

「那些只是影本。」

他的言下之意彷彿是真正的檔案還好好的，他撕這些文件只是蠢。

舒雨芒的臉沉下來，轉身關門，動作一氣呵成，將那一張讓人氣得牙癢癢的臉關在門外。

他想心平氣和地和魏子優聊聊，告訴他自己的想法、自己耽誤不起時間，必須用上所有的時間來練習才行，可偏偏這小子實在是太會挑釁了，三言兩語就把自己氣得什麼修養都沒了，這是要怎麼解釋？

舒雨芒想不出個頭緒，決定還是去跑步，舒雨芒從後門跑了出去，還小心翼翼地繞到大門外往院子裡看了一眼，發現魏子優還站在屋門前。

那個小子一看就身虛體弱，這麼冷的天氣站在那裡，應該一會兒就會受不了離開吧。他想到這裡，就轉身頭也不回地跑走了。

兩個小時過後，他流了一身汗的回來，一般來說他只跑一個半小時，今天因為怕魏子優還在，磨磨蹭蹭地多拖了半小時，可到家時，他偷偷摸摸地往大門口望了一下，發現那個纖瘦的身影竟然真的還在門口，倚在廊柱後面躲避冬日的冷風。

別說住到自己家裡來，就是接受他們做的治療計畫都是不可能的，這傢伙幹麼這麼堅持，搞得他還不能光明正大地回家！

舒雨芒一邊惱怒地想，一邊躲到路燈柱後面，這時候，他看到魏子優從口袋拿出手機，放到耳邊，似乎是接了一通電話，電話的時間很短，舒雨芒沒聽見他說了什麼，倒是看到了他皺眉的樣子，隨後他又走回屋門前按了幾遍門鈴，接著匆匆離開了。

終於走了，舒雨芒鬆了一口氣，眼看魏子優拐過彎不見了，他才回到家裡。

梳洗過後，又吃了簡單的早餐，他坐在餐桌旁邊一邊喝咖啡一邊看報紙，腦中突然閃過個念頭—

這算不算騷擾呢？如果拿這件事情去問律師的話，律師會給什麼樣的建議呢？也許會強制驅離吧，也許會定調為騷擾事件，順便把那家醫院也告了？這樣的話，那個魏醫生也會丟了工作吧……

舒雨芒想像著，覺得事情如果演變成這樣似乎鬧得太嚴重了，而想起魏子優固執的等在門口的樣子，奇異的，他沒有那麼惱怒了，反而有點好奇。

他沒有見過這樣的人，固執的要治療患者，可表情、語氣卻是那麼冷漠，其實，魏子優大可不管他的，畢竟是他自己不願意治療。

這個人的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，讓他忽然想要瞭解對方。

不過這並不代表舒雨芒不討厭魏子優了，他依然不喜歡魏子優，他會再向教練表達自己不需要接受治療的意見，如果沒用，那就這樣耗著，直到對方放棄糾纏他。

如果魏子優再來的話，或許可以說點兒什麼法律相關的專有名詞嚇唬他，名譽對醫生來說還挺重要的，魏子優也不想留一個騷擾病患的名聲吧。

確定了之後對付魏子優的方針，舒雨芒和平常一樣去了道場。

道場離他家並不遠，當時買這幢房子的時候就是看中這裡離道場近，又安靜。

他像往常那樣走進道場，剛想去更衣室換衣服的時候，卻看到師弟露出一副驚訝的樣子。

「怎麼了？」舒雨芒忍不住問。

師弟彷彿被嚇了一跳，往門口看了看，小聲說：「教、教練說你受傷了，正在家裡休息呢。」

舒雨芒皺了皺眉頭，正常的情況下，劍士受傷了、需要在家裡休息，教練並不會公告，一個是劍士的隱私問題，另外也是不想因此影響其他人的訓練。

教練特意說出來，恐怕是有別的用意。

舒雨芒沉聲問：「薛教練還說什麼了？」

「薛、薛教練說……」

師弟吞吞吐吐的樣子讓舒雨芒相信，薛教練接下來說的，估計不是他樂意聽到的話。

「教練到底說了什麼？」

舒雨芒有點不耐的再問了一次，回答他的卻不是師弟。

「我說接下來的時間裡，誰看到你，就立刻把你趕出去！」

舒雨芒皺著眉看向門口，薛賀這會兒正站在那兒，臉色陰沉。

薛賀平時很好說話，但是真的生氣的時候卻是一點情面也不留，師弟看情況不對，悄悄地溜出了更衣室。

更衣室裡氣氛凝重，舒雨芒猶豫了下，還是忍不住說：「教練，你真的相信那兩個醫生？我看他們這麼年輕，實在不可靠，說不定是想騙醫藥費的……」

「雨芒！」薛賀這會兒的表情已經不是用陰沉可以形容的了，他真的動怒了，「不要這樣說那兩個人，他們都是很好的醫生。」

舒雨芒不甘示弱，「好，就算他們說的是真的，我也不可能放棄兩個月後的全國大賽，全國大賽的成績關係到之後世界比賽的選手選拔資格，世界比賽三年一次，我不想錯過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薛賀冷冷地打斷他，「可那又怎麼樣？總比你一輩子都離開劍道的世界要好，只是三年而已，往好的方向去想，這三年時間會讓你的劍術更加精進，與旁人的勝負並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超越自己。」

「只因為醫生說的『有可能』，我就要犧牲這些嗎？」舒雨芒憤怒地說。

薛賀看著他，沉默了好一會說：「我不能冒險。」

他一直以為教練明白他的心情、他的立場，可是他想錯了……

舒雨芒輕輕地搖搖頭，他和教練以前並不是沒有過爭吵，可在他們亦師亦友的關係中，他們最終都會互相退讓，但是這一次他知道，誰也不會讓步。

舒雨芒背起自己的東西，大步走出更衣室，而在與薛賀擦肩而過時，他堅定地開口——「我一定會參加比賽，我，一定會是那個站在劍道頂端的人。」

我不會後退，我註定要走在劍道這條路上。

## 第二章

五天後。

舒雨芒支著下巴看著窗外的雪花。

雪花很大，如鵝毛般落下來，他有好幾年沒有來這棟別墅了，以前他還會在冬季的時候過來這裡住上十天半個月，但是近年到處比賽很忙碌，幾乎沒有怎麼來過，而他的家人們，好像早就忘了有這麼一間別墅。

這棟別墅位於一處滑雪勝地，現在正是滑雪的旺季，不但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滑雪愛好者，也會吸引鄰近國家的遊客，更有許多新聞媒體前來拍攝和採訪，每年都是這個樣子。

屋外的天空陰沉著，好像準備隨時來一場暴風雪，從兩天前他抵達的時候就是這種天色，不過對舒雨芒來說，就算真的颳起暴風雪，也沒有什麼影響，就是不能出去滑雪罷了，但對他的自主訓練沒有什麼妨礙。

雖然不能去道場與師兄弟過招，但是比起什麼都不做的靜養，在這裡做一些基礎練習與冥想也不錯。

雖然不相信那兩個醫生的話，但他扭傷是事實，他還是聽從隊醫之前的建議，只做少量的練習，慢慢恢復過來。

其實他也不想跑得這麼遠，都是因為那個魏子優之前天天跑到他家，無論他怎麼讓那傢伙吃閉門羹，又或者怎麼表明意見，魏子優就是不聽，依然到他家報到，有一度鄰居還差點報警，以為他騙了魏子優的錢，對方才會這麼鍥而不捨的要找他……他看起來像這麼壞的人嗎？鄰居的腦洞也太大了吧！

舒雨芒打了個呵欠，有點昏昏欲睡，外面飛舞的雪花就像一幅含著催眠力量的圖畫，他百無聊賴地站起來，去廚房為自己煮了一壺咖啡。

當咖啡的香味擴散開來的時候，舒雨芒已經迷迷糊糊的了，他迷茫的想著，先在沙發上睡一會兒吧，醒來再喝咖啡也不錯……

就在他要沉入夢鄉時，門鈴忽然被按響了，他一下子被驚醒，還以為是自己的錯覺時，門鈴又接連響了幾聲。

這種時候誰會來？

他站起來，邊往門口走，邊瞄了一眼窗戶，窗外的雪花變得更大了，天和地的界限也因此變得模糊起來，氣象預報曾經說過，暴風雪應該會在這一兩天降臨。

這裡除了有人固定來送水送食物以外，是沒有人來的，這邊屬於私人土地，一般滑雪與度假的遊客不會來這裡。而且他知道這幾天會有暴風雪，提早幾天讓人送來了大量的食物，這會兒應該沒有人會來才對啊。

他狐疑地打開門。

門口站著一個人，他穿著一身有點厚重的防寒衣，背著一個登山包，雪在他的身上蓋了一層，他站在門口，依然維持著摁門鈴的姿勢。

帽子和護目鏡蓋住了他大部分的臉，照理說，舒雨芒是沒辦法認出對方的身分的，但是他卻一眼就知道這個人的身分。

魏子優這個陰魂不散的傢伙！

他都已經被逼得離開道場、離開家了，魏子優居然還追到這裡來？是想把他逼得神經衰弱嗎？

他明明沒告訴任何人他的去向的，魏子優怎麼知道？難道是跟蹤自己？

這肯定是騷擾了！他是不是不應該再亂同情這傢伙，直接找警察來抓他？

魏子優沒有說話，護目鏡擋去了大半張臉，讓舒雨芒看不到魏子優的表情，只看到他緊抿著的唇，那抿起的線條帶著熟悉的倔強與冰冷。

「你不要再來了，我是不會改變主意的！」

本來舒雨芒就有一點兒起床氣，加上覺得對方欺人太甚，他脾氣一下子上來，吼完以後就狠狠地把門甩上，「砰」的一聲，格外顯示出他的心情。

把門甩上以後，他感覺有點不甘心，又把門打開，對著外面的魏子優大吼，「別說我沒有警告你，你要是再讓我看見，我就告你騷擾！有這樣的案底的話，你就不能繼續做醫生了！總之不要再來煩我。」說完，他又將門甩了回去。

他倚靠在門板上，將那個令人煩躁的身影隔絕在外面，重重吁了一口氣，想讓自己心情平靜一下。

他繃著臉走到了廚房裡，給自己倒了杯咖啡，咖啡的香味與苦澀的味道讓他平靜下來，他喝著咖啡，看了一眼窗外，雪下得更大了，剛才的雪花還是慢悠悠地飄落，這會兒已經颳起了大風，天地間的空氣都彷彿躁動起來一樣，風掠過的時候發出尖嘯，雪片被打在窗戶的玻璃上。

姓魏的應該有腦子判斷天氣，不會繼續等，而是去找地方避雪吧？

不過離這裡最近的度假區，在天氣晴朗的情況下需要步行一個小時，而依照現在的天氣狀況，至少要三個小時以上，而且周圍並沒有別的避風地點。剛才打開門的時候，他也沒有看到有汽車停在門口，倒是看到了一串長長的腳印，魏子優應該是步行過來的，他撐得到度假區嗎？

也許他可以去別的房子裡借宿……天曉得那些房子裡有沒有人！

舒雨芒開始不安起來，如果因為自己討厭魏子優的關係，而致使對方發生什麼意外，那他會良心不安一輩子的。

想到這裡，舒雨芒一刻都待不住了，隨手放下咖啡杯就轉過身跑向門口，但他才跨出一步，就聽到瓷器摔在地上破碎的聲音，他回頭一看，這才知道自己太著急了，沒把杯子放好，但是現在沒有空管這些了。

他衝向大門，猛地打開門。

一開門就是一陣大風，雪片就像有生命一般猛地撲進來，舒雨芒下意識地抬起胳膊擋了一下，然後向門口瞄一眼，門廊下空無一人，只有正在堆積起來的雪花。

天地間除了風呼嘯而過的聲音，已經沒有了別的聲音，放眼望過去，四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除了一些深褐色的樹木枝幹，天地間彷彿空無一物。

舒雨芒的心狂跳起來，人呢？那傢伙不會真的往度假區走了吧？這種天氣根本不可能走到的，白雪茫茫，在這裡迷路恐怕連屍體也找不回來……

想到這裡，舒雨芒嚇得手腳冰涼。

不行！他得出去找人！

舒雨芒匆匆轉過身，想要回屋裡準備找人所需的東西，卻在門廊上的搖椅旁邊看到了蜷縮在那裡的一個人影。

他瞪大了眼，微微鬆了一口氣。

那件黑色的防寒衣，還有那個墨綠色的登山背包，在那裡的是魏子優無疑！

雖然之前他一直希望魏子優從自己眼前消失，離自己越遠越好，但是這會兒，他卻無比慶幸魏子優沒有離開。

幸好這傢伙懂得判斷情勢，沒有冒險離開……

舒雨芒深吸了一口氣，走到魏子優身邊，「喂，你沒事吧？等雪停了再走吧。」

魏子優還是窩在牆壁與搖椅形成的角落裡，一動不動，他的臉本來就被帽子與護目鏡遮住大半，現在更是什麼表情都看不見。

「去我家休息一下吧，我請你喝咖啡……」舒雨芒彎下腰對蜷縮在角落裡的魏子優說道，可是對方依然沒有任何回應，好像已經睡著了一樣。

舒雨芒一開始還覺得對方太傲慢了才不回話，但看對方現在連動都沒動，不禁有點不安。

「喂，你……你還好吧？」他猶豫了幾秒鐘，伸手去推了推魏子優，這才發現對方在顫抖。

「我……」魏子優的聲音很微弱，幾乎聽不見，可光是發出這麼一點聲音，似乎就耗費了他許多體力。

舒雨芒確定對方真的不對勁了，他小心翼翼地將魏子優輕輕地拉起來，魏子優並沒有什麼反抗，還格外地順從，黑色的短髮從橙色的防風帽裡露出來，在白皙的皮膚上顯得格外顯眼，舒雨芒摸了摸他的臉，發覺很涼，嘴唇不像剛才那樣倔強地抿著，沒有一絲血色。

舒雨芒有種不好的預感，一摸他的防寒衣，發覺很冰，還……很濕。

他立刻把魏子優的背包卸下，將人抱進屋內，關上大門以後，屋子立刻溫暖起來，他把魏子優放在沙發上，把那件濕了的防寒衣脫掉，這才發現他連裡面的衣服都已經濕透了，只好全部脫掉，接著拿厚厚的毛毯將一直瑟瑟發抖的他裹住，順手塞了一個熱水袋在他懷裡，遞到魏子優手裡，他還抓不住。

舒雨芒的心跳得很快，心跳的聲音幾乎在他的耳邊轟轟地響著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心慌，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跑進浴室的。

他放好水就跑回客廳，走到沙發邊，他摸了一下魏子優的額頭，他的頭髮已經半乾了，只是皮膚依然冰涼，他的反應似乎仍有些遲緩，迷茫看著自己的樣子沒了平常的傲慢，相反的，他看起來可憐且柔弱，讓人想起年幼的孩子。

舒雨芒不安地將手伸入毛毯，魏子優的身體還是沒有暖和起來，渾身散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寒意，就連用熱水袋溫暖的那塊地方，溫暖的彷彿只是皮膚表面而已，寒意還是從體內向外滲透出來。

魏子優的狀況很不對勁……

舒雨芒站起來，手忙腳亂地找手機，這才想起來手機被他扔在旁邊的單人沙發上，他摸索了好一會兒才找到，可卻發現沒有一點兒的信號。

他跑到一邊拿起家用電話，聽筒裡傳來電流的沙沙聲，外面的通訊電纜應該已經被風颳斷，可能連信號塔都遭殃了。

舒雨芒不死心地去打開了電腦，電腦不能上網，仍然沒辦法聯絡醫生。

現在只能說還好別墅有發電機，就算停了電也能支撐，不然也危險，沒想到這次的風雪這麼嚴重。

既然這樣，也就只能憑藉他的記憶，盡力讓魏子優的體溫回升了……

用毛毯裹住魏子優，舒雨芒把他一口氣抱進浴室裡，將他放到溫暖的水裡。

魏子優被溫暖的水包圍，卻依然沒有太多動作，舒雨芒緊張地在旁邊看著，魏子優的呼吸很輕，有一會兒舒雨芒根本聽不到他的呼吸聲，只能聽到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聲。

魏子優不能有事……他不能因為這種事情而受到傷害，他不應該遭受這樣的事……  
舒雨芒緊緊握著自己的手機，一遍一遍地看有沒有訊號，可是始終沒有。

他將魏子優的手從水裡拿出來，感覺手掌是溫暖了一些，接著去摸他的身體，溫度卻還是沒有回升太多。

不能上網就查不了資料，但舒雨芒還是有一點常識，看到魏子優的狀況，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失溫。

剛剛發現他的時候，他身上的衣物都濕了，室外的溫度又很低，這樣的確很容易失溫，要是他昏迷了，恐怕就很難救回來了……總之，現在得再想辦法讓魏子優的身體回溫。

舒雨芒著急的衝到樓上，記憶中臥室好像備有電熱毯，他鋪好以後又去樓下的浴室裡，把用毛毯裹好的魏子優抱上樓，將他放在床上。

舒雨芒為他蓋好棉被，看著魏子優依然蒼白的臉，思緒飄遠。

他現在是因為失溫而反應遲緩，連話都說不出來，特別順從，如果他完全清醒，想起他這麼軟弱和無助的樣子被自己看到，不知道會做何感想？肯定會不高興吧。

這個年輕的醫生雖然一副冷淡的樣子，但是這樣堅持每天上門來勸說他，甚至還不惜跑到這樣的地方來找他，是不是證明其實這傢伙的心沒有表面這麼冷漠？而且……也證明他是個好醫生，為了病人願意竭盡全力的付出。

可就算對魏子優有新的認識，有些原則性的問題他還是不能退讓。

別說魏子優一副欠了他的錢的樣子上門，想讓自己接受治療，就算是魏子優笑臉迎人，他也不會接受這樣的治療方案。

這套方案等於是要求他放棄今年最大的比賽，這樣的事情，他怎麼能夠接受。

舒雨芒就這樣坐在床邊看顧魏子優，同時胡亂想著心事。

外面的風雪很大，當風掠過屋子的時候，那種尖銳的聲音讓人感覺不安惶恐，好像房子下一秒就會抵抗不住一樣。

時間滴答流逝，幾個小時過去，舒雨芒檢視了下魏子優的狀況，餵了對方一些熱水，對方仍然昏沉的睡著，雖然用體溫計測量，魏子優的體溫有所回升，可人這樣昏睡著，還是令人擔心……

舒雨芒來到窗邊，失望地看到手機仍沒半格訊號，於是又把手機放下，看向床上的魏子優，他想，他不能就這麼坐在這裡等魏子優醒來，他必須再想別的方法。

他拿著手電筒，走到寒冷的走廊上，為了省電，他只讓暖氣系統供應他們房間，現在一打開門，外頭空氣都是冷的，他接著在三樓閣樓的雜物堆裡找到了一張老舊的地圖。

時隔多年，這片滑雪度假區的一些地方一直是拆了建，建了又拆，也不知道這張舊地圖能不能幫助他。

他把地圖拿回房間裡，研究了起來。

「……水。」

「剛才不是喝過了嗎？」舒雨芒下意識地反問，卻在察覺到魏子優清晰的說話後愣了愣，接著轉身回到床邊，他看了一眼幾乎沒有力氣把眼睛睜開的魏子優，連聲說道：「等、等一下啊，我給你倒水！」

舒雨芒倒了一杯熱水，激動地走到床邊，將魏子優半扶起來，餵了他半杯水。

他現在的臉色比之前好太多了，雖然還沒有像正常人一樣紅潤起來，但是至少有血色，不再灰白了。

「你……好一點了嗎？」舒雨芒還是有點擔心，「餓嗎？我給你煮點粥吧。」

魏子優重新躺下，輕輕地點點頭，聲音很微弱也很沙啞地說：「麻煩你。」

舒雨芒鬆了一口氣，轉身去樓下煮粥。

不過，等到他煮好粥回來的時候，魏子優又已經昏昏沉沉睡去了。

大約一個星期後，魏子優差不多已經恢復健康了。

暴風雪在第三天才開始減弱，通訊直到第四天才恢復正常，好在魏子優自己是醫生，舒雨芒只需要聽魏子優的話做好事情就夠了。

今天早上風雪已經停了，舒雨芒便請了度假區的醫生過來看診，確定魏子優是失溫。醫生說，雖然魏子優恢復狀況很好，但是失溫這種情況，一旦發生過一次，就很容易復發，所以在天氣沒有好轉之前，禁止病人離開，舒雨芒只好答應繼續收留魏子優。

醫生走後，舒雨芒抱著肩膀倚著門，看著魏子優在床上看書，心想，雖然過程有點驚悚，但這個人還是達成目的住到了他家裡。

托這個人的福，他這一個星期完全沒有時間練劍。

「冰箱裡還有食材嗎？」魏子優把頭從書本中抬起來，看向站在一邊，周身籠罩低氣壓的舒雨芒。

舒雨芒在心裡默念了幾遍「他現在是病人」，然後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「上午有人剛送食材過來，你想吃什麼都有。」

「排骨湯。」魏子優理所當然地說，他輕輕翻過一頁書頁，發出很輕的沙沙聲。

他是病人，他是病人……

舒雨芒內心咬牙切齒，但終究轉過身，去準備今天的晚飯。

魏子優坐在床上，瞄了眼空空的門口，總是緊抿的嘴唇難得的上揚了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不見。

而錯過這令人驚豔的一幕的舒雨芒，正瞪著從冰箱裡翻出來的排骨，表情糾結。

排骨湯要怎麼煮？他能不能不要每天都換新的菜色，昨天剛學會做豬蹄湯，今天又要吃排骨……還好現在手機網路已經恢復了，不然連食譜都找不到了。

舒雨芒在心裡喃喃咕噥，繫上圍裙，把手機放在流理臺上，按照上面的步驟來燉排骨湯。

一會兒後，排骨湯的香氣彌漫開來，舒雨芒很有成就感地想，原來煮飯也不如想像中那麼難，看來他對做菜也是有點天賦的，也許他可以去投資開一家餐館試試，記得之前有人跟他談過這件事……

他一邊想著，一邊把爐子調到小火，慢慢的燉，好讓排骨入味，等待的期間他沒事做，便走到了客廳去，正想玩個手機打發時間，卻看到茶几上擺著的一堆書。

剛才送食材來的人還送來了一些書，是魏子優要求的，他把食材放進冰箱以後，就把這些書扔到了一邊，現在看到才想起來。

那個人一以生病為理由，不只堂而皇之地住了下來、很自然地把他當傭人使喚，更連娛樂道具都準備好了，是打算自己待在這裡一天，他就要賴一天嗎？

舒雨芒忿忿不平地想著，卻又想到剛剛魏子優斜倚在床頭看書的樣子，那時候的他彷彿退去了冷漠，給人一種奇異的寧和感。

舒雨芒撇撇嘴，隨手抽出一本書翻了翻，視線在上面停留了幾分鐘，就把書重新闔起。

他是認識這些字，但是這些字組成的句子，他就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，只知道大概是醫學方面的專業術語。

他正在考慮要不要把這些書送上去的時候，別墅的門鈴又被按響了。

舒雨芒困惑的走到玄關打開門，先看到外面不知道何時又飄起雪，接著看到門外那兩張陌生的臉。

一對有點狼狽的男女站在門口，不安地看著他，身上沾了不少雪花。

「能……能讓我們進去暖和一下嗎？我們迷路了。」其中一個男人沮喪地問。

他們看起來確實很冷……舒雨芒側過身，對他們笑了一下，「請進吧，正好還有房間。」本來父親買這棟別墅，就是為了家人來這裡滑雪度假用的，房間不少，讓這兩個人住一晚完全沒有問題。

兩人連忙道謝，進屋的時候分別介紹了一下自己，男的叫許成，是個醫生，女的叫李愛莉，是家庭主婦，兩人是夫妻。

「我們是來這裡度假的，沒想到一開始就遇到了暴風雪，」李愛莉把東西放下，坐在沙發上歎氣，「天氣剛剛好轉，我們又在這裡迷了路……好不容易請到了年假，本來想好好玩幾天的，結果卻是多災多難。」

「天氣預報說明天應該就會完全放晴了，你們還是可以繼續你們的旅程。」舒雨芒給他們倒了咖啡，微笑回應。

等兩個人休息了一下以後，舒雨芒帶他們去了一樓的客房，雖然舒家人好幾年才來這裡住一次，但是有請人定期打掃，保持的很乾淨。

「那個……你這裡的房間能出租給我們住幾天嗎？」李愛莉在房間裡放下背包以後，到處轉了一圈，讚歎道，「你別墅的房間真好，比度假區那邊的旅館好多了！這沙發是真皮的啊……」

「欸，妳別說話了好嗎？」

舒雨芒還沒有回應，站在旁邊一直沉默的許成忽然把妻子拽到一邊，低聲責怪她，「這裡是私人別墅，又不是那些出租的民宿，妳別這麼失禮好嗎？」

李愛莉不以為然的說：「我就隨便問問嘛，人家不樂意就算了啊。」

說著，她對舒雨芒笑了一下，沒有繼續說要多借住幾天的話題，開始整理背包裡的東西。

許成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舒雨芒面前，低聲說：「不好意思啊，我妻子不常出來玩，而且這麼好的房子我們也住不起，所以她有點興奮。」

舒雨芒不介意的一笑，「沒事，我要在這裡住一段時間，反正房間空著，你們可以住幾天，沒有關係。」

許成笑了笑，道了聲謝。

舒雨芒看他們要整理東西，便打算離開房間，走到門口的時候想起他們剛才從外面進來，好心的說：「我煮了排骨湯，如果不介意的話，等下可以過來喝一點。」

夫妻倆又是一番道謝，舒雨芒就離開了。

排骨湯燉好以後，舒雨芒給魏子優盛好，放在托盤裡，剛要上樓時，許成夫婦也出來了。

舒雨芒朝他們點點頭，「湯在廚房，你們自己盛吧。」

兩個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又好奇地打量了下樓上，答應著去盛湯。

等舒雨芒走上樓以後，李愛莉走到開放式廚房，一邊盛湯一邊說：「好香啊……看看廚房裡的東西，還有食材，都是高檔貨，那個屋主是有錢人啊。」

許成坐在沙發上，鄙夷地看著李愛莉，「不是有錢人，會在這種地方買房子嗎，妳是不是傻的啊？」

李愛莉有點生氣地哼了兩聲，把湯盛好後，招呼許成坐到旁邊的餐桌前。

兩人坐下來，李愛莉又忍不住八卦道：「欸……你猜猜，樓上那個人是不是他女朋友？」

許成對這種八卦不感興趣，喝了口湯，感歎道：「東西不錯啊，放了藥材欸。」

李愛莉有點不滿的扯住他拿湯匙的手，「你有沒有在聽我跟你說的話！」

許成只好順著妻子的話說：「會跟屋主住得那麼近，屋主還親自端湯，肯定是親密的人，不是近親就是女朋友，還用得著猜嗎？」

舒雨芒不知道樓下兩個客人的議論，要是知道肯定會翻個白眼，嚴正的否認這個猜測，他只是基於道義，關愛病人，絕對沒有什麼其他多餘的感情。

### 第三章

晚上李愛莉下廚，冰箱裡食材豐富，於是大展身手做了一頓好吃的。

舒雨芒很高興終於有人能代替他下廚了，不用再被魏子優使喚，聽說李愛莉在烹飪班當過老師，就更滿意了，可結果……飯菜怎麼端上去的，就怎麼端下來，然後舒雨芒一臉惱火地窩在廚房裡，開始整理食材，似乎準備自己親手再做一次晚飯。

李愛莉有點懊惱地湊過去，「是不合口味嗎？」

舒雨芒面對她時倒是收斂了怒意，很客氣地說：「沒事，他就是愛亂使喚人……」

李愛莉打量了下舒雨芒，忽然笑了，「喔，大概是你女朋友喜歡你親手做的飯。唉，我老公就沒有你這麼好脾氣，我要是這樣，他早生氣了。」

「小莉。」在客廳的許成聽到，有點不高興地喊了一下妻子。

李愛莉吐吐舌頭，走開了。

舒雨芒也來不及解釋才不是什麼見鬼的女朋友，只是一個難搞的病人，只能咬牙切齒地繼續跟食材奮鬥。

弄了大概兩個小時，舒雨芒身心俱疲，終於把魏子優要求的菜色做好了，要端上樓，路過客廳的時候，他對正在看電視的兩個人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，客廳的兩個人馬上安靜下來。

舒雨芒端著飯菜上了樓，推開自己臥室的門，當初緊急把魏子優搬到自己房間，後來魏子優身體虛弱，他也沒有要求對方挪窩，自己則睡在旁邊的房間裡。

他看到房間裡的景象，愣住了一下。

橙黃的燈光籠罩了整個房間，那個人倚在床上看書，側臉在光芒的襯托下，居然柔和了許多，他第一次意識到原來魏子優長得挺好看。

窗外又下起了雪，但是天空並不像之前下暴風雪時那樣陰沉，是深藍色的，雪花也不再氣勢洶洶地砸到窗戶玻璃上，倒像是蛋糕上的糖粉，安靜的灑落。

而床上的這個男人此刻竟也給他雪花般的感覺……看起來柔軟，可實際上安靜又冰冷，即使這個男人對他死纏爛打，追著他跑到冰天雪地裡，最後病倒了賴在他家裡，那種冷冷的、疏離的感覺，仍一點也沒有改變。

並且，始終用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對他頤指氣使！

對，就是現在這種樣子！

對上魏子優看過來的視線，舒雨芒咬咬牙，將飯菜端到床上的小桌上，惡聲惡氣的說：「吃吧！」

他神色不豫，卻力道輕柔的把勺子塞進他手裡，這個人像小孩子一樣，只用勺子吃飯，並不喜歡用筷子。

魏子優也沒有對他的口氣表示不滿，反而很平靜地舀了一勺湯放進嘴裡，「嗯，這個好喝。」

舒雨芒覺得魏子優說這種話不是在耍他，就是味覺有問題。

若論起烹飪技術，他跟外面的李小姐那是完全沒有可比性，他晚餐吃的是李小姐的做的，知道雖然她的廚藝比不上那些飯店專業廚師，但已經是相當美味，沒想到魏子優嘗了一口就放下勺子，要他拿走，要求他親自下廚做飯，這簡直就跟伺候祖宗一樣，他們家又不缺祖宗！

「我是說真的，真的好吃。」魏子優輕輕地說，明明語調還是那樣波瀾不興，舒雨芒卻聽出了認真。

明明是滿腹的怒氣，恨不得把這個人掃地出門，沒想到對方只說了這麼一句，滿腔的怨氣竟然奇蹟似的被壓制住了。

他瞪著魏子優，看著他小口小口地吃飯和喝湯，怒氣也好像被他這樣一口一口吃掉了。他的目光沒有辦法移開，魏子優身形纖細，給人柔弱的感覺，他的髮色也很淺，皮膚還是一種病後的蒼白，只是他的性格與外表不相符，他似乎永遠都這麼樣的沉靜，不會慌亂……

「晚飯是誰做的？剛才的。」

舒雨芒心不在焉地說道：「是一對迷路的夫婦，他們會在這裡住幾天。」

「不要吵到我。」魏子優淡淡地說。

舒雨芒剛想說話，樓下就傳來一陣大笑聲，以及電視機的聲音。

舒雨芒皺了皺眉頭，走出房間，站在走廊上輕喚了聲，對著客廳裡兩個正在看搞笑綜藝節目的人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。

李愛莉見狀，吐了吐舌頭，去把電視機的聲音關小，許成卻怔怔地站起來看著舒雨芒。

舒雨芒感到有點奇怪，打量了下才發現他看的不是自己，而是……他轉頭看向旁邊，魏子優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到了他的旁邊。

魏子優看了樓下那兩個人一眼，然後轉過身，要回房間。

他穿著舒雨芒的睡衣，是那種寬鬆的和式睡衣，因為兩個人身高的差異，所以下襬就自然而然地拖到了地上。

舒雨芒看著，一時起了捉弄的興致，轉過身，快步一腳踩住魏子優的睡衣下襬，魏子優立刻一個趔趄，眼看就要摔倒在地上。

舒雨芒只是想捉弄他，可沒打算真的讓他摔倒，於是一個箭步跨出，伸手將他攬在懷裡，在魏子優落入他懷裡的瞬間，他感覺自己好像捉住一隻鳥，纖細又輕盈。

他低頭，意外地看見魏子優的臉上浮現怒氣，魏子優的唇張了張，最後卻什麼都沒罵出聲，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推開他走回房間。

之前不管怎麼對魏子優，舒雨芒都沒有看過他生氣，但是這會兒卻因為一個小小的捉弄而憤怒起來，讓他詫異的愣住。

而他還沒有從震驚中反應過來，面前的門已經被砰的一聲關上了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舒雨芒就有點不安，連忙跑過去敲門，「喂喂，魏醫生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不小心踩的，別生氣啊。」

但門後面還是一點聲音也沒有。

舒雨芒不放棄的繼續說：「魏醫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
樓上這邊在道歉，樓下的李愛莉困惑地看著丈夫，「怎麼了，你怎麼還站著？」

許成依然沒有半點動靜。

李愛莉遲疑地拉拉他的手，許成總算坐下來了。

她打量著丈夫，發現他的臉色很難看，真要形容的話，大概就跟家裡之前發生大事的時候一樣……

想到那件差點讓他們離婚的事，李愛莉心情也不好了，她看了看樓上還在拍門的舒雨芒，輕手輕腳關了電視機，拉著許成回了他們的房間。

舒雨芒沒有注意樓下的事情，他有點責怪自己，人家是病人，他還幼稚的對人家惡作劇……魏子優心情不好，會不會影響康復狀況？心理也是會影響生理的……不行，他得打電話問問醫生。

想到這，他停下敲門的動作，從口袋裡掏出手機，準備打電話給醫生，沒想到這時候門打開了，魏子優帶著暴躁的臉出現在他的面前——

舒雨芒還是第一次看到魏子優露出這樣的的表情，覺得有點新奇。

「你在幹麼？」魏子優的聲音也沒有了一貫的波瀾不驚，擺明了他的怒氣。

舒雨芒結結巴巴的說：「打、打電話給醫生。」

魏子優用一種看白癡的眼神看他，「我就是醫生。」

這個我當然知道，可找別的醫生是保險起見啊！舒雨芒把自己的脾氣壓了壓，一邊告誡自己，現在是非常時期，自尊這種東西還是暫時放在自己看不見的地方吧。

舒雨芒趕緊道歉，「剛才的事是我……」

魏子優一擺手，打斷舒雨芒的話，「把剛才那兩個人趕出去。」

舒雨芒愣了下，接著皺眉說：「你嫌他們吵？他們已經……」看到魏子優沉下了臉，舒雨芒只好改口道：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我讓他們走行吧。」

魏子優側頭看了看窗外，漆黑的天空中還飄著雪花，這種時間把人趕走確實太不人道，想到這裡，他勉強點了點頭。

明明之前是自己一直給魏子優臉色看，現在位置卻顛倒了。自己真是吃錯藥了，居然讓這個年輕又傲慢的醫生騎到自己的頭上……都是因為他的病人身分！

舒雨芒歎了口氣說：「去床上休息吧。」他的語氣中有著自己沒有察覺到的寵溺與妥協。

魏子優又瞄了一片漆黑的戶外，總算回到床上，舒雨芒走過去替他蓋上被子，看了一眼擺到床頭櫃上的碗盤，還好剛才就吃的差不多了，要不然依照他現在的狀況，還真沒有什麼心情繼續吃晚飯了。

他將托盤端起來，正要出門的時候，剛上床的魏子優輕聲說：「抱歉。」

舒雨芒轉頭看向魏子優，「沒關係，我也覺得他們太吵了。」

魏子優沒有解釋他不是這個意思，畢竟那要解釋的東西太多了，他沉默了一會兒後說：「等那兩個人走了以後，我們喝杯咖啡。」

意思就是要和自己談一談吧……舒雨芒點點頭，讓他早點休息。

第二天一早，舒雨芒本來想以「家裡有病人，不適合接待客人」為理由，讓昨天借宿的兩個客人離開，可沒想到許成在舒雨芒開口之前就表示自己有點事情，要趕回去，沒辦法繼續度假。

既然對方這麼說，舒雨芒也樂得順水推舟，把這兩個人送了出去，臨走前還交換了聯繫方式，又推薦了一家在度假區的飯店給他們。

送走他們以後，舒雨芒轉身走回客廳，他一抬頭，就看到魏子優站在二樓的走廊上，手搭在走廊的扶手上，安靜地看著他。

四目相對一會兒，魏子優轉過身回了臥室。

舒雨芒感覺怪怪的，但也沒多想，就要去做早飯，而這時候，幫傭阿姨來了，舒雨芒立刻把做早餐跟打掃的任務交給她。

舒雨芒一邊看報紙一邊吃早餐，半小時後，幫傭阿姨走過來，將他面前那些吃完的餐盤收拾好，接著交給舒雨芒一張身分識別證。

「好像是昨天的客人落在房間裡的東西。」

舒雨芒瞄了眼上面的人名和照片，點頭說：「嗯，等回去了以後再還給他們。」

這識別證上的醫療中心名稱，跟魏子優工作的那家一樣……難道他們認識？

對於許成夫婦，舒雨芒還真的是感到不好意思，不過說起來，他現在對魏子優好像有點「寵」的過分了。

舒雨芒檢討了自己幾分鐘，但是轉念一想，如果不是自己多次拒絕他，害他來到這麼冷的地方，他也就不會這樣臥病在床。

舒雨芒托著下巴發了一會兒的呆，直到幫傭阿姨過來跟他告別，他才站起來，而這一瞬間，他感覺自己的生活整個都不對了。

他不是那種無所事事的人，不是家庭煮夫，他怎麼能這樣發呆？怎麼能把時間都花在照料一個嚴格說起來沒任何關係的人？

他想著，走到一樓走廊盡頭的房間。

這個房間裡鋪上了古色古香的木質地板，他脫掉鞋子，踩在木地板上，快步走到牆邊，將長久以來陪伴在身邊的竹劍握在手裡。

在握住的那一瞬間，一種久違的踏實、心安的感覺，一下子回到了自己的身體。

他雙手舉著劍，向前走了幾步，劍隨之下砍，竹劍劃過空氣，發出裂帛之聲，他整個動作流暢迅速，一氣呵成，充滿氣勢。

還沒有發出滿足的喟歎，後頸一陣刺痛，他忍不住伸手按住了後頸，忽然想起魏子優的那些警告。

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會再練劍。」

舒雨芒回過頭，看到魏子優不知道什麼時候悄無聲息地倚在門口，安靜地看著他。

他還穿著舒雨芒那件有點寬大的睡衣，長長的袖子被他捲了起來，但是領口有點寬，露出了一點肩膀和鎖骨，他倚在門上的樣子有點慵懶，話語卻是冷漠嚴厲的。

舒雨芒站著不說話，手緊緊握著竹劍。

他喜歡這種踏實的感覺，讓他覺得人生不是無意義的，他想要走到劍道路上最遠的地方，而只要離開竹劍一段時間，他就會覺得生無可戀！

「我現在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對我了，」魏子優犀利的剖析了舒雨芒的內心想法，「因為你心底其實在擔心我們之前所說的那些會真的實現。」

「你閉嘴！」舒雨芒被踩中痛腳，猛地怒喝一聲。

「其實你應該也察覺到了吧，這次的傷和以往不一樣，疼痛沒有隨著時間減輕吧？」魏子優沒有被他嚇到，站直了身體，凝視著他繼續說，「你應該知道人類的脊椎是很脆弱的，依照檢查結果，你的頸椎已經有了損傷，我跟邵醫生才會建議你靜養。我這樣一次一次地來找你，不惜追到這種冰天雪地的地方，你真的覺得只是為了那點醫藥費？」

舒雨芒胸口充塞著怒火，卻無法對著對方咆哮，因為他不想面對的事情，全部都被血淋淋地翻出來，魏子優說的全是對的，而對方也確實在為他著想。

「你很久沒有和薛教練聯繫了吧？如果你現在打個電話給你教練，他肯定也會讓你跟你的隊醫再溝通一下。」即使看到舒雨芒表情猙獰，魏子優依然不停下話頭，「我來這裡之前有找過你的教練，你的教練說你已經失聯好幾天了，一直找不到你。我也是拜託私家偵探才找到你的，但你這樣逃避，你的傷就會好嗎？」

魏子優深深地看著他，「你的病情我已經和你說過了，我希望你可以配合治療，說真的，你不會想癱瘓吧？你可以參加比賽，但是那不需要用以後的歲月來換吧？」

舒雨芒的臉色有點發白，他不能想像自己沒有參加比賽的情況，但更不能想像自己一直癱在牀上的樣子。

「我不能代替你做決定，但我想把我的看法告訴你——你也許覺得錯過一次比賽，會讓你的努力白費；你也許覺得三個月的空窗，會落後本來與你差不多水準的劍士一大截，甚至會因不戰而敗被人看不起，可是我認為，只要你把身體休養好，這一切的犧牲和痛苦就是短暫的，以後會有更長久的時間讓你重新贏回一切，當你的身體真的垮下，只能在床上度過，那時候你才知道漫長的時間意味著什麼。」

舒雨芒很想說，你不要恐嚇我，我不是不會害怕的，然而想像他說的結果，他真的有不寒而慄的感覺。

他遠走他鄉，繞了這麼大的一個圈，就是為了拒絕這個事實，可魏子優還是把一切赤裸裸地攤開在他面前。

他依然緊緊握著竹劍，不願就此放棄，堅定且執著地問道：「難道我就……什麼也不能做嗎？」

「你可以先接受我做你的主治醫生，邵醫生跟你說過，我和他有討論出一套方法，有機會在兩個月內讓你恢復到能夠參加比賽的程度，但具體花費的時間和結果，取決於你的配合程度。」

舒雨芒抿緊了嘴唇，凝視著魏子優。

魏子優這一大段話，有點像「打一個巴掌，給一個甜棗」，不過事情已經到這個地步，逃避現實已經沒有用，倒不如就配合他吧。

他會拿出所有的拚勁，為了康復而努力，他不會再退縮！

也許是因為理解魏子優會為他這個病人著想，如今聽魏子優依舊從容冷靜的語氣，舒雨芒莫名的升起一股信心。

或許，他還可以參加比賽。